

劇名

拯救 1997

人物

局長：軍情局局長。2037 年為 75 歲，但身體硬朗。回到 1997 年時扮成計程車司機。

山椒魚：軍情局某小組組員，山椒魚為其代號。沒有所謂年齡。常扮成銅像。

梅花鹿：軍情局某小組組員，梅花鹿為其代號。在 2037 年為 58 歲。

櫻花鉤吻鮭：本名朱成豐。軍情局某小組組長，櫻花鉤吻鮭為其代號。在 2037 年為 58 歲。

太妹：在 1997 年為 18 歲高中生，櫻花鉤吻鮭與梅花鹿所讀高中裡的校園太妹。

總時長

約 35 分鐘

時間地點

台北，2037 年（前段）與 1997 年（後段）。

舞台說明

舞台分為兩部份，第一舞台在觀眾前方，第二舞台在觀眾後方。若無特別說明，劇本所指舞台皆代表第一舞台，所指燈光也專指第一舞台的燈光。

序場

(燈全暗。舞台中央有一張長桌與三張座椅，左後舞台有一銅像基座。)

(山椒魚站上銅像基座，手持拐杖，裝成蔣公銅像。梅花鹿坐在椅子，累趴桌上。)

(後舞台投影以下文字，並隨附倒數 20 秒的計時器。倒數結束時，關閉投影。)

可是，在我嘔心瀝血淺嘗一切以後，我明白我是幸運的。因為我尚可以『焦慮地思索』，對一切我感到是問題的問題，縱然激烈擺盪，縱然五光十色，但樂觀地瞻望於前，一定有積極的價值；同時，莫忘了我們困惱疑惑之際，正孕育著歷史。

——1989，張雨生

場一：軍情局會議室。

（燈亮，櫻花鉤吻鮭（以下簡稱「櫻鉤」）手抱一疊研究報告書急入場。）

櫻鉤：【砸文件在桌上】中共打來了還睡？啊山椒魚人勒？是又死去哪裡？

梅花鹿：【打哈欠】他不是每次早八開會都沒來？

櫻鉤：現在中科院送了新藥過來，他人不在我是要怎麼交代任務？【邊說話邊從口袋掏出藥罐，拿出一顆糖果給梅花鹿】欸你聞聞看這個。

梅花鹿：什麼？【接過糖果，聞了一下】噢，很噁欸，這什麼？

櫻鉤：有沒有？精神來了吧。【拿回糖果】這個就我剛剛說的，中科院開發的新藥，聽說他們找到方法可以讓人回到過去。

梅花鹿：騙人的吧？

櫻鉤：你也覺得喔。但中科院他們這次好像蠻認真的，這裡還厚厚一疊關於藥物的研究報告。

梅花鹿：【掩面崩潰】不要～我已經連續 44 小時在蒐集情報了。

櫻鉤：好，反正我已經讀完了，妳聽看看。中科院說，吞下這款藥物之後，你會立刻死掉，但是意識會回到 40 年前。

梅花鹿：這怎麼可能啊。

櫻鉤：而且這邊還說，如果你回到過去後救了一個人，那過去的你也會馬上死掉。

梅花鹿：等等，剛剛你說意識可以回到 40 年前，那就是……1997 年？那幹嘛不直接說 1997 年

櫻鉤：妳這麼說也有道理，不過直接說回到 1997 是不是太明顯了。如果有共匪混在我們軍情局，聽到我們拿到一批可以回到 1997 的藥，而且剛好要用這批藥來執行任務……

（櫻鉤講到「共匪」時，播放音效，使山椒魚「解凍」（從銅像狀態轉為普通人）。）

山椒魚：【跳下銅像基座，激動地】在哪裡？匪諜、匪諜、中共的走狗。【隨便指向觀眾席的某個地方】在那裡嗎？那裡嗎？親愛的共軍弟兄，你們已經被包圍了，前有火海，後無退路，趕快出來投城……

（梅花鹿與櫻鈎嚇到。櫻鈎起身走到山椒魚身邊，拉他耳朵，拖到椅子上坐。）

山椒魚：櫻鈎組長……啊……會痛會痛痛痛……

櫻鈎：跟你講幾遍，我的代號是櫻花鈎吻鮭，不准給我簡稱。你最好解釋一下為什麼現在才來。

山椒魚：櫻鈎組長。梅花鹿學姐到這裡之前我就在這裡等了。

梅花鹿：我沒看到他。

櫻鈎：再唬爛啊。

山椒魚：我所言屬實，櫻鈎組長。我以中華民國陸軍的尊嚴與誠信向您擔保。

櫻鈎：【頓】好，下不為例。

山椒魚：是，櫻鈎組長。對了組長，剛剛是不是說中科院那裡送來一種可以讓人回到 40 年前的藥？

櫻鈎：【欣慰】哦，你還真的有聽到喔。怎麼樣？

山椒魚：我們是不是要利用它執行任務？

櫻鈎：總統那邊還沒跟我們詳細說明。但可以料到會是這樣。

梅花鹿：欸，如果可以自由決定，你們會想用這顆藥回到 40 年前去救誰？

櫻鈎：怎麼突然問這個？

（山椒魚沉思一陣後舉手，但櫻鈎與梅花鹿未注意到。）

梅花鹿：我很累，我只是想聊一下別的。

櫻鈎：確實，但沒辦法啊，我也想休息，誰叫阿共要打來。

山椒魚：【故意引人注意】咳、咳咳。

櫻鈎：你有什麼事想報告嗎？

山椒魚：是，如果可以吃藥回到 40 年前，【頓一下，激動拍桌起身】我要拯救整個國民黨。三年的時間，我保證可以讓國民黨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反敗為勝。【輪流看向櫻鈎與梅花鹿，發現氣氛不對後，尷尬坐下】那組長你呢？

櫻鈎：【頓】我？我想一下。

（櫻鈎閉眼，陷入苦思。山椒魚與梅花鹿凝視組長，慢慢把頭湊近。）

山椒魚：【氣音】欸，學姐，組長他想太久了吧。

梅花鹿：【氣音】他應該是在想冷笑話。上了年紀的大叔，偶爾會這樣。

櫻鉤：【片刻後忽然睜眼】我知道了。【看向梅花鹿與山椒魚】我要救張雨生。

（梅花鹿與山椒魚愣看彼此。）

櫻鉤：怎麼了嗎？

山椒魚：【頓】組長，沒有人笑的笑話，不就只剩下話了嗎？

梅花鹿：【頓】組長，我們對你很失望。

櫻鉤：我又不是在開玩笑。我是認真的欸。你們想想看，如果張雨生 2037 年的現在還活著，他可以寫出多少歌，然後我們就可以多聽到幾十年份的張雨生了。

梅花鹿：組長，你怎麼不乾脆格局放大一點，直接救活莫札特，這樣我們就可以聽到更多的……

櫻鉤：【打斷梅花鹿】欸，莫札特又不是 1997 年過世的，這不是廢話嗎？

（忽然連續緊湊槍彈爆炸聲，燈光閃爍。）

（櫻鉤躲到桌底，鑽出後匍匐往台左逃下，並遺落手機在舞台中央地面。梅花鹿巧身翻過桌子，往台左迅捷逃下。山椒魚則拿拐杖當武器，邊喊共匪，邊警戒地往台左下。）

（槍彈爆炸聲停止。舞台燈變為半亮，偶爾閃爍一下。此時櫻鉤逃跑時掉落的手機電話響起，鈴聲為張雨生的〈我期待〉。）

（一陣子後櫻鉤腿部中彈，從台左虛弱爬行進場想接電話。山椒魚恰也入場。）

山椒魚：【丟下拐杖，蹲下查看組長傷勢】組長，你中槍了？

櫻鉤：【痛苦、虛弱】廢話……幫我……

（手機鈴聲停止。櫻鉤拿出中科院的藥，吃下一顆後死去。山椒魚跪在他身邊，不斷搖櫻鉤的身體、喚他的名字。梅花鹿緊張自台右奔入。）

山椒魚：學姊，組長他吞下那顆藥了。

梅花鹿：【跪在櫻鉤身邊】組長……你怎麼能丟下我一人……【嘆氣，皺眉甩頭】你自己先逃吧，但我也不知道可以逃去哪。剛剛無線電都沒有反應。

山椒魚：【發現櫻鉤手上的藥罐裡有其他藥，拿給學姊】欸學姐，這裡還有幾顆藥，是不是中科院那種？

梅花鹿：【接過去聞，厭惡那種氣味而叫一聲，推回去給山椒魚】噢！怎麼那麼多？幾

顆啊？

山椒魚：【起身，邊慌張數藥邊走到前舞台】我算一下。一二三四五……【頓，皺眉】
總共兩顆。

梅花鹿：【起身拿走山椒魚手上的藥】都藏起來，不要讓阿共仔發現。

（槍彈爆炸聲又起，山椒魚與梅花鹿嚇到躲在桌下，摀住耳朵。）

山椒魚：【大聲說話】學姐。

梅花鹿：【大聲說話】什麼？你說什麼？

山椒魚：【比剛才更大聲】我說，接下來要往哪裡逃？

梅花鹿：【憂愁，停頓】山椒魚，我們不要逃了好不好？

山椒魚：【停頓，會意後起身立正敬禮】收到，學姐。我們就在這裡和他們決一死戰。

梅花鹿：我的意思是，我們也學組長一樣吃下那種藥吧。

山椒魚：【摀耳朵，蹲回桌下】可是，這個藥到底有沒有用我們也不知道。

梅花鹿：那樣比死在共軍槍下好吧？你自己決定吧，我要去陪櫻鉤了……【迅速拿出一顆藥吞下去，倒地而死】

山椒魚：【上前阻止學姊】欸欸學姐等一下，既然要死，就一起死啊。【搖】學姐，學姐。組長、組長……

（槍彈爆炸聲結束，手機鈴聲的〈我期待〉又響起，山椒魚起身，困惑接起。）

山椒魚：喂？【頓】喔局長，局長好！【頓】嗯。【頓】組長嗎？組長……他現在不太方便接電話欸。【頓】對，是。【頓】好、好。謝謝局長，局長再見。

（山椒魚掛掉電話，看著倒地的櫻鉤與梅花鹿，掙扎後決心吞藥，倒地而亡。燈暗下。）

（播放電台聲。起先是混亂的調頻聲，夾雜賣藥、政治宣傳等內容。每切換一個頻道，年代就越往回推一點。最後一次停留在 1997 年某個正在介紹張雨生全新專輯《口是心非》的頻道。）

第二幕：1997 年的高中校園

（舞台中後方高處懸掛蔣公玉像，中央則擺放銅像基座。山椒魚在銅像基座前方倒地昏睡。此時燈光亮起，山椒魚醒來，從地上坐起，茫然四望。爾後站起身，轉頭，被蔣公玉像嚇到。）

山椒魚：【慌忙立正行禮】啊！蔣委員長！您老人家來接我了嗎？

山椒魚：【往前仔細看一眼】唉，原來是照片啊，我還以為我真的死了……【放下手，停頓後重新行禮，語露懦弱】報告蔣委員長，中士山椒魚……【搖頭，轉堅定自信】不對，軍情局特勤幹員山椒魚中士，堅守中華民國到最後一刻……直到……直到……【垂下肩】失敗了。我們不僅反共復國的志業沒有完成，連寶島台灣都沒有守住，我，山椒魚，堂堂中華民國國軍，連戰死沙場的勇氣與機會都沒有……

（山椒魚跪下，啜泣。整理完情緒後，接著抬頭，重新起身行禮。）

山椒：蔣總統，儘管大勢已去，但為彌補我未能戰死沙場，為國捐軀之缺憾，還是會繼承您的遺志的。

（山椒魚上前摘下蔣總統玉照，戴在臉上，站上銅像基座模仿蔣公。此時播放音效使山椒魚「入定」（從普通人狀態轉為銅像狀態）。梅花鹿自台右走入，不斷呼喊。）

梅花鹿：櫻鈎！櫻鈎組長！你在哪？我不能沒有你……櫻鈎，山椒魚……

（校園太妹自台左走進。）

太妹：【向梅花鹿走進，諷刺地模仿她的叫喊】山椒魚，山椒魚。櫻鈎，櫻鈎。

（梅花鹿看著太妹，驚訝，不語。）

太妹：啊？繼續叫啊？怎麼不叫了？

梅花鹿：你是那個……以前高中……隔壁班的小江……

太妹：小江是你在叫的嗎？放尊重一點，尊稱我澤姐。

梅花鹿：【不理解】神經病？

太妹：唉叻，活得不耐煩了啊？我澤姐平常混那裡的你也不打聽一下。

梅花鹿：你到底想怎樣啊？

太妹：和平統一啦。

梅花鹿：蛤？

太妹：我是說我們建國太保幫和平接收你們中華市場幫的地盤啊

梅花鹿：有這回事嗎？

太妹：總之，這件事情已經是大勢所趨，今天還是要請你們輝大的來跟我講清楚。

梅花鹿：【苦笑】那是誰？

太妹：最近我們才接收了八里港幫那群港仔……【意識到講錯話而迅速修正】港邊流氓的地盤。老實跟你說吧，我也知道很多這些八里港幫的很不滿，甚至投靠你們中華民國……【意識到講錯話而迅速修正】市場，但是你們剩的日子也不多了。

梅花鹿：你們這樣跟流氓有什麼兩樣？

太妹：我們本來就是流氓，不要廢話了，我告訴你，我們黨……【意識到講錯話而迅速修正】我是說我們幫派可不是吃飽閒著，今天來給你一點顏色瞧瞧。

（太妹揪住梅花鹿衣領，掄起拳頭。櫻鉤從台左出現。）

櫻鉤：放開那女孩。

太妹：靠！朱成豐，你怎麼在這裡？

梅花鹿：櫻鉤！你還活著！

櫻鉤：【嘲諷】咦，這不是小江嗎？原來妳對女同學有興趣？

梅花鹿：【不理解】你發什麼神經？

太妹：哼，我今天就連你也一起收拾了。

（太妹徑直衝向櫻鉤，櫻鉤抬手抵住太妹的頭。太妹臂長腳長皆不夠，無助的在空中揮舞，打不到櫻鉤。）

太妹：【後退，整理衣服】袂錯嘛，最近有練喔，有你的。我告訴你啦，囂張嘸落魄的久，你罩子放亮一點。

（太妹往台右下。）

櫻鉤：【查看梅花鹿傷勢】同學，你有怎樣嗎？

梅花鹿：【激情抱著櫻鉤】櫻花鉤吻鮭！太好了，你還活著。

櫻鉤：【推開梅花鹿，戲謔、疑惑】什麼櫻花鉤吻鮭？我還台灣藍鵲咧。我叫朱成豐，不要亂叫我的名字。還有同學，我們認識嗎？

梅花鹿：【不可置信】蛤？什麼意思？

櫻鉤：你還好嗎？你是不是頭被剛剛那個尚查某打到了？

梅花鹿：你不記得我了嗎？你知道今年是民國幾年嗎？

櫻鉤：民國 86 年，西元 1997 年啊。

梅花鹿：【一直逼近櫻鉤，櫻鉤一直向後躲】你不記得我了嗎？我們一起在部隊待了七年，然後你最討厭講話很機掰的局長，然後你最喜歡的歌手是張雨生啊。

櫻鉤：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張雨生？最近他剛出的新專輯我每天都在聽。【撞到山椒魚扮的銅像，困惑看一眼】欸？這裡什麼時候多一個蔣公銅像？說到張雨生……等一下，我忘記拿我的隨身聽！

（櫻鉤趕忙跑離，自台右跑下。）

梅花鹿：【在櫻鉤困惑看著蔣公銅像時，也看著銅像喃喃自語】怎麼感覺有點眼熟？
【看到櫻鉤離開，準備追櫻鉤】欸欸欸你要去哪？

（解凍音效響起，山椒魚從銅像狀態轉為普通人，抬起的拐杖恰擋住梅花鹿。）

梅花鹿：幹！蔣公復活了！

山椒魚：【跳下銅像基座】學姐！

梅花鹿：你是山椒魚？

山椒魚：【摘下面具】學姐你終於認出……

梅花鹿：【賞山椒魚巴掌】山椒魚，我對天發誓，要是你再扮成蔣介石嚇人的話，我就把你掛在中正紀念堂的牌樓中間三天三夜。你真的是有病吧？你那麼喜歡扮成蔣公幹嘛？

山椒魚：學姊，我們一起工作那麼久了，怎麼就是不能理解我的修行方法？透過模仿銅像，我們的身心靈都可以磨練到新的境界，行有餘力的話，一邊背誦蔣公遺囑也有幫助喔，你也可以試試看啊學姊，想像自己是蔣公……

梅花鹿：想像自己是蔣公？

山椒魚：對，學姊，你覺得蔣公平常都在想什麼？

梅花鹿：覺得自己很廢物吧，打輸共產黨，丟掉整個中國大陸。

山椒魚：學姊，你太悲觀了，打輸共產黨事小，守住台灣才是重點。

梅花鹿：夠了，廢話一堆。

山椒魚：話說回來，櫻鈎組長去哪了？剛剛隱隱約約還有聽到他的聲音。

梅花鹿：在你講一堆廢話的時候跑了。

山椒魚：蛤？跑去哪裡了？

梅花鹿：我哪知道？還不都怪你？

山椒魚：【頓悟】學姊！我知道了。櫻鈎組長他該不會是要去救張雨生吧。

梅花鹿：我不知道，他剛才怪怪的。

山椒魚：他不是說過想拿那顆藥去救張雨生？

梅花鹿：那個是開玩笑吧？

山椒魚：如果不是玩笑呢？如果不是開玩笑的話，這樣組長救完張雨生就會死欸。

梅花鹿：【頓悟】以防萬一。

山椒魚：對，以防萬一。

（梅花鹿與山椒魚往台右跑下。燈暗下。）

第三幕：計程車上

（燈亮。一輛計程車停在舞台中央，假扮成計程車司機的局長在車外站著抽菸。櫻鈞自台右跑入，在車後方停下喘氣。）

局長：【預知櫻鈞在後，回頭看了一眼】弟弟，坐車嘍？【櫻鈞呆愣，局長轉不耐煩】是欲坐車嘍啦？

櫻鈞：【微微嚇到】好。

局長：欲去叨位？

櫻鈞：痾……應該是登輝大道？可以嗎？

局長：賀，等餒。【繼續抽完最後的菸】

櫻鈞：【進入車子後座，自言自語】奇怪，我怎麼會想去登輝大道？我去那邊做什麼？

（局長丟掉菸蒂，上車。山椒魚與梅花鹿即時趕入，強行開車門進去。山椒魚坐副駕，梅花鹿坐後座，局長冷看兩人動靜。）

山椒魚：【喘氣、急】等一下等一下，一起的，謝謝。

櫻鈞：【驚慌害怕】欸欸欸，我不認識他們，我們不是一起的。

山椒魚：【強勢辯解】一起的一起的。

梅花鹿：我們跟他到同一個地方，錢我們出，Double。

局長：【看完梅花鹿，回頭過來打排檔，開車上路】Double，喔賀。

（局長在車上播起張雨生的〈Cappuccino〉。山椒魚和梅花鹿仍在喘氣，說不出話。梅花鹿一隻手搭上櫻鈞的肩膀，櫻鈞愣住。）

山椒魚：【喘】組長，你現在要去哪？不要跟我說你要救張雨生。

櫻鈞：救張雨生？張雨生會怎麼樣嗎？你們怎麼都在提他？

梅花鹿：【擔憂】你現在是要去找張雨生嗎？

櫻鈞：沒有啊，我只是剛好想去登輝大道而已。

山椒魚：【和梅花鹿交換驚訝的眼神，同時握起櫻鈞的手】組長，聽我們的，不要去救張雨生好不好？我們身為中華民國國軍，就算要犧牲奉獻，也應該……

櫻鈞：【抽回手】等一下等一下，你們到底在說什麼？什麼組長？而且救張雨生到底是

什麼意思？【梅花鹿握住櫻鉤的手，櫻鉤愣住。】

山椒魚：啊？【轉頭看向梅花鹿】組長他怎麼了？

梅花鹿：【看一眼山椒魚，又擔憂地看向組長，拉扯組長的手】組長，你真的忘記了嗎？忘記山椒魚就算了，可是我……。

局長：【突然很假地大笑幾聲】哈哈哈哈……山椒魚，還有，梅花鹿。恭喜你們，也一起進來這場戰爭了。

櫻鉤：【抽離被握住的手】什麼戰爭？到底在說什麼？你們到底是誰？

山椒魚：啊？您是……

梅花鹿：局長？你是局長對不對？

局長：哎呦，梅花鹿你不錯喔。不枉費我們軍情局培養你這種人才。

山椒魚：【向局長行禮】失敬，局長。我山椒魚一時半刻沒能認得出您。

局長：無妨。

山椒魚：但是局長，為什麼您會在這裡？或者說，為什麼您會跟我們一樣在 1997 年？

局長：喔，這個啊，因為就是我把你們組長送過來的啊。

山椒魚：【看向櫻鉤】組長？

櫻鉤：什麼組長？我完全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讓我下車！

局長：哎我沒想到你跟梅花鹿會一起過來，哎，意料之外。你們組長已經失去 2037 的記憶了，現在他變成一個一心只想拯救張雨生的機器。

（櫻鉤似是想起什麼，不再追問，反而低下頭，不停敲頭思考。）

梅花鹿：為什麼你知道？

局長：因為這是我一手策劃的啊。你們不知道啊？現在張雨生變成挽救台灣的唯一希望，要靠你們組長去救他。

梅花鹿：什麼意思？

山椒魚：局長，是挽救中華民國，不是挽救台灣。

局長：山椒魚～你就是喜歡一直在這種小地方上挑剔，才當不了台灣人、升不了台灣官。

山椒魚：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

局長：隨你愛怎麼叫。總之，我們已經可以從張雨生的特殊嗓音裡提取出具有戰略價值的能量，能夠在 2037 扭轉整個台海戰爭的局勢。可是，張雨生 1997 年就過世了，所以找了你們組長，吃下中科院開發的藥，去 1997 年阻止張雨生過世。我花了很多

日子洗腦你們組長……

梅花鹿：洗腦？你洗腦他？

局長：對，我在他的生活裡植入各種張雨生元素。他的手機鈴聲是〈我期待〉，客廳全家福被我換成張雨生的大頭貼。我現在要載你們組長去救張雨生。怎麼樣？你們也來幫忙？

山椒魚：【懷著希望】局長，您剛剛說可以用張雨生的嗓音挽救台海局勢，是真的嗎？

局長：Of course.

梅花鹿：那你幹嘛不自己救張雨生就好？一定要利用我們組長？

（櫻鉤突然出現劇烈反應。）

局長：啊，你們不是都知道這顆藥的藥性了嗎？只要救活一個人就會死掉。國之將亡，必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所以當然不能是我去救。

櫻鉤：【頓悟仰頭】想起來了！我都想起來了。【指山椒魚】山椒魚、【握住梅花鹿的手】梅花鹿。我是 2037 年回來的！

局長：【關掉車內音樂】呵呵，櫻鉤你想起來了啊。

櫻鉤：【怒】局長，我真的看錯你了，我從來沒有違抗你的命令，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梅花鹿：對啊，局長，你最好快點放我們下車。

局長：等一下，櫻鉤，你聽我說。我們軍情局一向背負著中華民國國軍不可告人的秘密，犧牲是在所難免，這可是軍情局幹員的最高榮譽。

山椒魚：櫻鉤組長，這是國家存亡之際，我們就盡力去救張雨生吧。

梅花鹿：山椒魚你怎麼……

山椒魚：學姊，我們只要去跟張雨生說幾句話，就可以救整個中華民國，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看看？

梅花鹿：閉嘴。你還沒看出來這個老頭子只是在利用我們嗎？而且，從張雨生的聲音提取能量這種蠢的要命的計畫一聽就不會成功，我們國軍可是連高裝檢都要偽造的地方欸，怎麼可能會成功？

櫻鉤：山椒魚，不要被局長這種人影響了。你不記得了嗎？共軍攻入參謀指揮部的最後一刻，這些高層還在互相推卸責任。

山椒魚：抱歉組長，還有學姊，但我們明明真的可以試試看。欸，學姊，看著我，我是認真的，我們一定能為中華民國再次創造奇蹟的。

局長：山椒魚，國家沒有白養你。我當初真的看對眼了。

梅花鹿：山椒魚，你什麼時候可以把那種思想……算了，跟你講不會聽。你就自己一

個人去救張雨生，死了我再幫你辦葬禮。

山椒魚：什麼我……欸學姊、組長，我們是一個 team 好不好？我回來之前最大的遺憾，就是不能戰死沙場。

櫻鉤：我不允許。再怎麼說我都是你的組長，要拯救台灣，一定還有更好的辦法，不能以命換命。

山椒魚：是拯救中華……

梅花鹿：你閉嘴。

局長：櫻花鉤吻鮭啊，很好啊，捍衛自己的部下，代表你天生就是幹長官的人才……但很抱歉，在這裡，我才是你的長官，軍令難違。山椒魚。

山椒魚：是，長官。【掏出預藏的罐裝液體噴向櫻鉤與梅花鹿】

梅花鹿：你噴什麼？這什麼咳咳咳……

（櫻鉤與梅花鹿咳幾聲後，暈倒。）

局長：【拿繩子給山椒魚】先把他們綁起來。【播起〈我的未來不是夢〉】

（山椒魚到後座俐落綁完梅花鹿與櫻鉤後，坐回副駕駛座。）

局長：山椒魚，非常好，長官很看好你啊，可惜你已經決定要犧牲了。

山椒魚：沒什麼，承蒙長官厚愛，能夠為國捐軀是我的榮幸。

局長：我們接下來就開去登輝大道吧，只要能夠拯救張雨生，復興中華指日可待。

山椒魚：必須的。我山椒魚中士，為了中華民國，在所不辭。

（山椒魚與局長微笑望前。燈全暗。〈我的未來不是夢〉樂音淡出。）

第四幕：凌晨兩點的登輝大道。

（燈全亮。計程車開到登輝大道，此時山椒魚頭垂下睡著。）

局長：咳、咳。【見山椒魚沒反應，大聲喝】欸，到啊啦。

山椒魚：【惺忪】喔？到了。【伸懶腰】啊～落車落車。【回頭看後座】對了，啊他們兩個？

局長：給他們睡會吧，等一下醒來就麻煩了。

山椒魚：【頓】也是。

（局長、山椒魚下車，從第一舞台正中央下場，穿越觀眾，走上第二舞台，在那裡站著等待。此時燈光也從第一舞台切換至第二舞台。）

山椒魚：【伸懶腰】啊～怎麼那麼安靜，都沒有車。現在是晚上幾點？

局長：洞兩洞五，兩點五分。張雨生差不多快開過來了。

山椒魚：【打完哈欠，做起暖身操】是說，局長您應該可以說了吧？

局長：說什麼？

山椒魚：分配我們等一下的任務啊。

局長：【頓，疑問】啊？你是說怎麼救張雨生嗎？

山椒魚：是啊，局長，只要您說得到的，我一定都做得到。

局長：【頓，吼一聲】啊～我以為你都想好了。

山椒魚：【慌張】啊？

局長：【氣得無奈】不是啊，你在那邊興致勃勃說要去救張雨生，我以為你都想好要怎麼救了。結果你現在……我洗腦你們組長就是要他幫我想辦法去救張雨生，我以為他把方法跟你講了。不是……欸你……

山椒魚：【頓悟】喔，所以，張雨生凌晨兩點要來這邊出車禍，我們還凌晨兩點在這裡等他，這樣，我們的行動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成功啊。

局長：你……你這不是廢話嗎？問題是現在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這件事。

山椒魚：【聽到怪音】欸？噓……

局長：你敢噓我？

山椒魚：不是，局長，你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司機與山椒魚停下動作，仔細聽。）

局長：好像真的有那麼一點啊。

山椒魚：我到路中央聽聽看。

（山椒魚與局長向舞台前方走進，站定後細聽。此時傳來車子越駛越近的聲音，接著轉為急煞車，再來是撞車聲。山椒魚與司機被撞倒在地，第二舞台燈順勢暗下，第一舞台燈則重新亮起。）

櫻鉤：【被巨大撞車聲吵醒，忍著頭痛起身】啊，嘶。欸梅花鹿、梅花鹿，起來啊，妳還好嗎。

梅花鹿：【朦朧醒來】組長？

櫻鉤：幫我解開。你知道山椒魚他們跑去哪了嗎？

（櫻鉤與梅花鹿解開對方身上繩索。）

梅花鹿：山椒魚？喔，他們去哪了？

（兩人透過車窗四望。）

梅花鹿：【看向第二舞台】那邊好像在冒煙。

櫻鉤：去看看，幫我解開繩子。

（櫻鉤與梅花鹿下車往第二舞台跑去。燈順勢從第一舞台切換至第二舞台。兩人在第二舞台看到局長與山椒魚倒臥血泊，姿勢扭曲。櫻鉤確認局長已死亡，梅花鹿則發現山椒魚留最後一口氣，於是蹲在他身邊。）

山椒魚：【虛弱】梅……梅……梅花學……學姐。櫻……櫻……櫻花……花組長。我……我……有沒有，成功救活張……張雨生？

梅花鹿：【緩慢搖頭，悲痛】你……你把張雨生，害死了啊。【責備】你擋在人家路中間，害人家閃不過去。你……山椒魚。

山椒魚：學姐……組……組長。

梅花鹿：快說，有什麼話趕快說。

山椒魚：拜託，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語畢，斷氣而死】

梅花鹿：【停頓，看向櫻鉤】現在怎麼辦？

櫻鉤：【心事重重起身，整理思緒，嘆氣】先把他們兩個藏起來吧。不要被人發現。

梅花鹿：那張雨生呢？

櫻鉤：等其他路人去發現吧，我們先撤。【停頓】這樣，我們等有人出來報案之後，混進人群，放消息說張雨生是酒駕或者疲勞駕駛。不要把事情鬧大。

梅花鹿：這樣不道德吧？

櫻鉤：【停頓】梅花鹿，你還記得我的名字嗎？

梅花鹿：櫻花鉤吻鮭。

櫻鉤：我是說本名。

梅花鹿：朱成豐。

櫻鉤：【停頓】明天早上要不要一起看日出？1997年的日出。

梅花鹿：你記得我的名字嗎？

櫻鉤：記得。

梅花鹿：【起身，和櫻鉤並肩】我比較想看日落。

（此時響起張雨生的〈若我告訴你其實我愛的只是你〉樂音。）

櫻鉤：【往右舞台邁出一步，站定】我想看日出。

梅花鹿：【跟著櫻鉤邁出一步，站定】看日落。

櫻鉤：【往右舞台再邁一步，站定】日出。

梅花鹿：【跟著櫻鉤邁出一步，站定】日落。

櫻鉤：【往右舞台再邁一步，站定】日出。

梅花鹿：【跟著櫻鉤邁出一步，站定】日落。

（燈漸暗。樂音與兩人說話聲漸小，直到全無。（櫻鉤與梅花鹿說話時，每句切換不同情緒，也許激昂、憂傷、感激等等））

櫻鉤：【往右舞台再邁一步】日出。

梅花鹿：【跟著櫻鉤邁出一步】日落。

櫻鉤：【往右舞台再邁一步】日出。

梅花鹿：【跟著櫻鉤邁出一步，摟住櫻鉤】日落。

櫻鉤：【往右舞台再邁一步】日出。

第五幕：千禧年的公園

（第二舞台燈亮。舞台上有一公園長椅，長椅旁有銅像基座，山椒魚頭戴蔣公玉照，裝扮成銅像站在基座上。此時太妹進場，站上公園長椅對蔣公塗鴉，山椒魚突然怒斥。）

太妹：【嚇到跳下長椅】幹！三小！蔣公會動！

山椒魚：欸欸欸，放尊重一點。你在幹嘛？

太妹：你才在幹嘛阿？媽的咧，你站在這邊，扮成蔣公銅像，是要嚇死誰？【作勢打人】

山椒魚：【稍稍收回威勢】你不懂，我正在修行，像你這樣的平民老百姓不會懂的。好了，去去去，趕快離開，不要打擾我修行。【重新扮起蔣公銅像】

太妹：平民？欸，死光頭，你是不是瞧不起人啊？我混哪裡的知道嗎？建國太保幫有沒有聽過啊？現在連中華市場幫的中華市場都歸我們管，那群中華市場幫的不知道哪裡來的臉還自稱中華市場幫，真的是笑死人欸。

（太妹見山椒不理，遂踩上椅子，拔下山椒魚臉上的蔣公玉照。）

太妹：欸，老頭，你是長的很醜是不是，你寧可帶著這個死光頭的面具？

山椒魚：【跳下基座】你到底想怎樣？

太妹：你才想怎樣？怎麼，你很喜歡蔣公嗎？

（太妹戴上蔣公玉照，裝模作樣地嚇唬觀眾。）

山椒魚：不對不對，那個面具不是這樣用的！還給我！

太妹：你拿這個來嚇人啊，好像沒什麼用，你不如把面具拿下來，你的長相還比較嚇人。

山椒魚：我不是要嚇人，我是要修行。

太妹：修行？【拿下玉照，作勢還給山椒魚，山椒魚要拿時，又故意收手，使其撲空】

山椒魚：跟你講你也不懂啦，還我、還我【山椒屢次撲空，遂無奈放棄】齶，修行就是，把你的身體都化為蔣公銅像一般的狀態，使你在精神上更接近蔣公的境界。

太妹：【把蔣公玉照丟在地上，用腳踩著，山椒魚蹲下欲撿】靠，可是蔣公超遜的欸！

媽的咧，還看三小鮭魚逆流而上啊。【彎身推倒山椒魚】幹！看到蔣公我就想到學校那個教官他媽同一個嘴臉，整天在那邊三民主義、反共復國的，滿口說自己是個愛國分子，然後搞偷摸女學生屁股這種狗屁倒灶的事情。

山椒魚：【起身反駁】我才不是那種人，身為中華民國國軍，我秉持著三大原則……

（太妹一拳打在山椒臉上。山椒魚痛倒在地。）

太妹：靠！立正還動啊？你這個銅像話倒挺多的嘛。我最討厭你這種滿嘴大道理，自以為是的癩三。怎麼了，起來啊？扮成蔣公不是很屌嗎？我告訴你啊，這個社會就都是你這種死人銅像一樣的白癡，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就裝成別人的樣子對其他人指指點點，幹！

（太妹踹了山椒魚一腳，欲往右舞台下場。）

山椒魚：【不服氣】喂！

太妹：【走回來】怎樣，還想挨揍？

山椒魚：【後悔，害怕地隨便找話】那……你喜歡張雨生嗎？

太妹：【不解、不屑】媽的，神經病。

（太妹離場。此時響起張雨生的〈帶我去月球〉。山椒魚隨音樂漸漸起舞，其他演員也接連上場加入行列。劇終。）